

民办高校办学资本逐利边界的政治诠释

刘俊, 邱春新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民办高校办学资本的逐利行为是民办高校有别于公办院校的显著特点, 推动民办高校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科学引导其逐利行为, 发挥其积极作用, 限制其负面影响。用政治理论把民办资本逐利边界清晰地划分为科学发展的上界和社会稳定的下界, 将能更宏观地把办学资本逐利区间进行合理的界定, 为民办高校发展提供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共性原则, 推动各种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地进入办学领域, 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民办高校; 办学资本; 逐利边界; 政治诠释

中图分类号: G64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8)06-0054-07

民办教育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载体, 多年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2012年登记注册的全国民办教育机构数量达11.7万家, 市场规模达4.26亿元^①。民办高等教育是民办教育中组织层次最高、教学活动最复杂的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民办高校的发展水平不但体现了民办教育的地位, 更是衡量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维度, 因此办好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

探讨民办高校的发展首先要认识到社会资本进入办学领域这一核心事实, 由于资本天然的逐利性, 民办高校在治理机构、风险管理、学校运行等诸多方面较之公办高校有明显的不同。换句话说, 民办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处理好教育公益性和资本逐利性之间的关系。我们一方面不能否定民办高校办学资本逐利的合理性, 但另外一方面, 资本逐利性引起的敏感性、功利性、风险性、不稳定性又与高等教育公益性的特点相矛盾。因此, 理论界尝试从建立“政府和学校共同责任模型”^[1], 提出“合理回报, 平衡资本逐利性和教育公益性”^[2]的观点, 采取“利益相关者共担风险”^[3]和“并购式退出机制”^[4]的方式来解决民办高校中由于资本引发的种种问题。上述观点讨论了如何调节办学资本和办学公益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关风险的规避, 对于具体操作和个案指导确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在宏观上有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社会办学资本合理运行的区间呢? 这个区间是所有民办高校办学资本合理的运行范围? 也就是说, 办学资本的逐利边界在哪里? 我们认为办学资本逐利边界的划定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国家政治问题, 需要用政治理论和政治视角来审视办学资本逐利的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指出, 高等教育必须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国的政治教育环境也要求大学校长必须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在我国, 从政治层面探讨高等教育活动, 用政治理论来研究高等教育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 作为高等教育一份子的民办高校, 其资本活动不能简单的仅作为是一个教育经济问题、管理问题, 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政治上来说, 民办高校办学资本运行需

① 2013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态势分析, 产业信息网。

收稿日期: 2018-03-20

基金项目: 江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招标课题“江西民办高校内涵提升与差异化发展研究”(ZD-CG1406)

作者简介: 刘俊(1963-), 男, 江西永丰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

邱春新(1979-), 男, 江西大余人,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要符合国家政治统治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满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建立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要求。简而言之,民办高校的办学资本宏观上要在国家政治规定的范畴内活动,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微观上要与国家治理体系密切配合,知道怎么为,如何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高校办学资本获利范围的描述是“合理回报”,所谓合理回报就是资本收益和国家利益的平衡,就是民办高校办学资本逐利首先要保证政治上的正确性。长期以来“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最大的政治,这个“政治”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办学资本逐利的范围。具体来看:其上界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下界则是社会稳定。办学资本越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则越能得到获利的保障,反之危及社会稳定则办学收益将无法确保,甚至遭受损失。简而言之,“发展和稳定”构成了办学资本运行边界,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了资本可以逐利的区间。

一、科学发展:资本逐利的上界

(一) 办学资本难达上界原因分析

科学发展观近几年深入人心,但化理念为实际行动则不容乐观,往往是知易行难。民办高等教育的决策者、实施者以及利益攸关者在对待民办教育发展上均秉持科学发展的理念,但在实际推动过程中却往往出现违背科学发展、目标偏离、思路混乱等情况。其主要原因是办学资本追逐“短期盈利性、流动性”等造成的。

1. 资本短期盈利性——目标偏离

资本总是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回报。而高等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办学资本投入是长期的、持续的,与资本的欲望相矛盾。因此,办学资本总会影响民办高校已经确定好的发展方向或发展目标。比如,某省民办高校自建设之初就确定以培养高技能汽车人才为目标,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办学看到了这个更能带来盈利的专业方向,学校很快就进行了“互联网+”的对接。表面上看是民办办学资本灵活性带来的优势,其根源在于通过新概念炒作新专业,实现新生源带来的“超额”利润。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不是菜市场交易的随行就市,而是有其一定的规律性,不能一味求新求异,尤其传统专业与新概念的对接,到底是概念炒作还是真实对接,新专业的设置、新课程的开设要进行可行性认证,在教学计划、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方面要作充分的准备,不能找到新概念马上就开设新专业新课程,这是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这种因短期利益冲动影响既定发展目标的情况时有发生,势必就会影响到民办教育能否尽量接近科学发展的上界。科学发展要求发展可持续,其中目标制定的科学以及为实现目标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关键。

2. 资本流动性——思路混乱

资本天然的逐利性还带来资本的流动性,就好比水往低处流,资本也总是希望找到价值洼地来实现超额利润。高等教育领域由于相对封闭,对于外界而言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也天然排斥资本过快地流动。教育是百年树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等学校要在某一个专业学术领域做出特色,往往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民办教育的楚翘哈佛大学就是典型。

我国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历史不长,在办学理念、办学方法、办学目标、办学管理等诸多方面与教育强国有很大的差距。其主要原因在于办学资本过于注重盈利,办学资本没有科学的风险规避机制等。这些内外因素造成了办学资本流动性较强。最明显的表现是我国民办高校专业产生和消亡的时间很短,民办高校的实际控制人变动也较频繁。比如,某民办高校自2010年至2015年的五年间新开设专业15个,并撤专业达到12个。办学资本频繁地在校内以及学校和社会之间流动,说明办学资本的控制人并没有稳固的办学理念和思路,而仅仅是把办学看成一种盈利的渠道和手段。即便是一些相对稳定的办学投资主体,对所办学校未来的发展也没有一个清晰的长远的思路,或者说思路比较混乱,受资本的逐利性干扰较大。因此,也就造成民办高校办学资本运行总是难以达到科学发展的上界。

(二) 上界要素的政治诠释

“发展才是硬道理”,民办高校只要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国家就会大力扶持。国家通过出台《科教兴国战略》《民办教育促进法》等顶层设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民办高校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江

西民办教育兴起于 80 年底初,至 2000 年左右,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就发展到了 4934 所学校,占公办学校数的 20.7%,增长率高达 20%^[5]。近几年,在线教育的兴起更是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2004 年我国网络教育市场规模约 143 亿元,2013 年已达到 981 亿元,实现了 21.2%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①。但是,无须讳言,我国高等教育尚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学校大而不强、多而不专、尖端人才培养不力、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不足等问题非常明显。

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可看出,现阶段及至今后一段时间,国家将引导各类高校走“注重质量、优化结构、办出特色”的发展道路,将更加注重扩大对高技能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改变“上规模、拼人数、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民办高校“船小好掉头”,办学资本拥有较大自由度,可以通过市场迅速地契合社会需求,在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同时找到资本盈利的机会。民办高校要尽量靠近政治上界,办学资本在逐利的同时要从能够推动学校实现可持续、差异化发展的方向下功夫。

1. 理念要素:可持续发展

民办高校要实现“紧靠上界”的要素之一是发展理念要讲政治,要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并成为支持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前一些民办高校在招生宣传、形象包装、外延扩张等方面斥巨资,而在学校管理、学科建设、学生培养、师资队伍等事关学校发展内功方面投入较少,这是资本逐利的天性使然,势必造成学校办学质量下降、生源萎缩等恶果,最终不但办学资本遭受损失,高等教育大环境亦受到破坏。诸如“蓝翔技校事件”“南洋教育集团倒闭”等等。民办高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遏制资本扩展性、盲目性和选择性的弊端,让办学资本进入能够促进学校长期健康发展的领域,让资本在学校内涵建设上“下功夫”。

办学资本应该更多地投向学科建设、教学质量及学生培养等领域,提升学校内涵建设水平。学校应该设立资本投入红线,划定总投入的比例,集中财力用于学科建设,提升教学质量。不同的学校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阶段,适时设定一段时间的“静默期”,不搞浮夸、轰轰烈烈的招生,潜心打造有实力的优势龙头学科,梳理学校未来发展思路,避免落入资本盲目扩张的陷阱。尤为迫切的是,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民办高校,作为整个民办高等教育的主力军,需要彻底告别“野蛮生长”阶段,把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结合起来合理使用资本。办学资本往何处投?其核心就是讲政治,要符合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以及国家教育发展理念。

2. 方向要素:差异化发展

民办高校要实现“紧靠上界”的要素之二是发展方向要重点投入到自身优势领域,避免与公办院校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趋同,谓之“差异化发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民办高校往往选择公办高校不能覆盖、不愿介入的教育细分领域进行布局。比如,大部分民办高校起初都是各类职业技术技能型的学校。但是随着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公办三本院校的出现、公办中专教育高职化等为代表的重大教育改革,民办教育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一方面公办院校重心下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不减;另一方面适龄入学人口的减少,使得民办高校面临重大的生存挑战。一部分民办资本不再直接单独办学,而是与公办高校共同开办三本院校。而一部分老牌民办高校则采取了向公办高校看齐,对学校教育教学流程进行再造,在学校管理、教学、科研等各个方面办得越来越像公办院校。这两种方式都不能说是真正地体现了民办、公办差异化发展的国家意志。

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可以看出,国家希望构建一个“高、中、低”搭配,“研究型、教学型、技能型”互补的高等教育格局,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这一教育布局。那么,对于绝大部分民办高校来说,与其方方面面照搬公办高校,甚至把自己包装成公办高校,不如扎扎实实把自己的特色做出来,实现真正的差异化发展。当今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原本办学实力就较弱的民办高校通过“像”公办就能避免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民办高校在办学方向上一定要体现差异化发展。首先是办学资本投入应更多地向培养技能型人才方向倾斜,使民办高校成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摇篮。其次是办学资本对

① 2014 年在线教育行业分析报告,凤凰在线教育实验室。

民办教育从业人员要给予更多的保障,民办高校要形成一套和公办院校不一样的人才评价体系,留住和吸引更多的人才,并加入到民办教育。最后是办学资本应该加大宣传,彰显自身办学特色,不应在“漂白身份”、挤入公办院校等方面下太多功夫。民办高校应集中精力办出自己的特色,顺势而为。

二、社会稳定:资本逐利的下界

长期以来,国家政治对于稳定形成了一种近乎刚性的要求,挑战稳定都会被国家严格禁止。从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来看,挑战社会稳定底线的情况偶有发生。引发稳定问题的原因众多,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民办办学资本逐利行为不讲政治。

(一) 办学资本突破下界原因分析

民办高校存在办学思路窄、办学水平低、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一些民办高校由于欺诈招生、无章办学、管理混乱等引发了师生的抗议,严重损坏了高等教育办学声誉,危害了社会稳定。从表象上看其诱因是办学资本“扩张性、盲目性、选择性”等逐利特性所致,但深层次原因却是办学资本没有遵循办学规律,没有领会国家政治意图,不讲政治带来的后果。

1. 扩张性——无序扩张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人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扩大社会再生产才能获得更高的利润。民办高校的办学资本自然也存在扩大学校办学规模、招收更多学生来获得更高回报的欲望与冲动。民办高校乘高等教育扩张的强劲势头,在学校数量、专业设置、招生人数、校舍面积等方面发生了几何量级的增长。截止到2011年底,全国民办高校达到1400多所,其中本科院校390所(独立学院303所、民办普通高等学校87所),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多超万人的学校。比如,云南万人以上规模的民办高校就达到七所。膨胀的数量说明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吸引到民办教育领域,民办高校迎来最好的发展时代。但是,与此同时,不少民办高校却倒在了这个最好的时代,甚至引发了连锁的社会事件。比如,河北廊坊市东方大学城原有30多所民办高校,锐减至十几所^[3]。

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引发的无序扩张。在资本的作用下,民办高校往往不顾自身办学实力,盲目以“上规模、摊大饼”的方式来获取更高的资本收益。其结果就是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招越多、负债越背越重。而与此同时的却是学校内涵建设的欠缺、教学质量的滑坡、学生管理与服务的懈怠。

国家并不是不允许办学资本适度地扩张,但是无序扩张则会受到治理体系的强烈压制。潘懋元教授指出,高等教育规模应由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来确定。民办高校由于资本的扩张性,往往表现出不遵守、不主动迎合国家教育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甚至背道而驰。办学资本总是心存侥幸希望逃避国家的监管,或者通过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寻租人”进行勾连,获取局部的办学方便之门而罔顾国家宏观办学大局。比如,某省多所民办高校发生的学生维权事件,其主要起因就是学校无序扩大招生规模,政府主管部门监管不力造成的后果。

2. 盲目性——市场失灵

资本在市场环境下总是向利润增长最快的领域聚集,当到达一定界限时则会因资本过剩而引发严重的市场失灵。民办高校办学资本在追逐利润的时候和其他社会资本一样无法克服上述缺陷。甚至认为高等教育的特殊稳定性和敏感性,对国家教育发展政策的理解比一般产业资本更加激进,在“国家兜底”的错误观念下,办学资本的运行存在更大的盲目性。这就造成了热专业、热招生、利润大,民办高校就一哄而上的现象。因此,民办高校大部分都是“短线专业”而少有“长线专业”。由于“短线专业”极易受市场波动发生改变,当所谓的“热专业”达到市场饱和时,民办高校将引发严重的学生就业危机。

在我国政府建立的“负面清单”等一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下,民办高校的办学资本虽然可以在法律框架下流动、集中,甚至重复建设,但是一旦出现办学风险危及国家治理环境则会被列入“负面清单”。民办高校进入“负面清单”则将难以生存,其办学资本的逐利也无从谈起。因此,民办高校办学资本如果要获得稳定、长期的收益,绝不能越过不讲政治的边界,要自觉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深刻领会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思

想精髓。

3. 选择性——责任逃避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任何资本都有厌恶风险、远离风险的天性。资本的这种天性就会趋向对某些必须承担的责任的逃避。一方面,民办高校的办学资本容易出现“该投不投”“偷工减料”的情况。在部分学科专业基础建设上对国家办学的硬件标准选择性逃避,希望以最小的投入带来最大的利润。另外一方面,办学资本在面临风险时会自然地选择逃离,避免损失。这势必会造成教学质量低劣、教师不满、学生骚动,甚至引起冲突、学校破产解散。类似情况在国内外民办高校发展史上并不鲜见。

国家越来越重视民办高校办学风险的防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就明确了民办高校在合理利润下要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等规定。如果办学资本罔顾社会责任,选择性逃离造成了后果,超越国家政治治理边界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从办学资本自身的角度来说,逃避社会责任,忽视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完全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导向,其结果就是资本难以实现价值增值。因此,当民办高校出现办学风险时,办学资本应当积极应对,最大限度地兑现办学承诺,从而获得国家政治框架的认可,并获得将来资本价值的可能。

(二) 下界要素的政治诠释

要实现民办高校办学资本逐利行为不触碰到社会稳定的政治下限,办学者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深刻领会党对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作为办学主体的民办高校应该在办学宗旨、治理体系、利润分配、资产管理等方面落实运行机制,用运行机制来遏制资本寻利的负面效果,做好风险管控。“办学宗旨、治理体系”蕴含强烈的政治意识,“利润分配、资产管理”表面上是经济措施,其核心体现的是不同群体利益的政治保障。上述四个方面是办学资本逐利社会稳定下限的具体表现,具体的政治诠释如下:

1. 办学宗旨要素:公益为先

国家虽然对民办教育中办学资本获得合理的回报进行了明确,但是教育整体的公益性却是获取利润的基本前提。所谓合理的就是坚持公益为先的办学宗旨。进入民办教育领域的资本,不能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办学资本介入教育领域不仅仅希望获得经济回报,而更应该通过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公益为先的办学宗旨应该成为办学资本的运行理念。

民办高校坚持公益为先的办学宗旨关键在于设定比一般行业略低的资本回报率。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应给予明确资本公积金留存比例,采取提取资本公积金的方式控制办学资本随意提高资本回报比率,限制办学资本随意流动。以此为民办高校坚持公益为先的办学宗旨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

民办高校坚持公益为先的办学宗旨还需要落实民办高校从业人员的各种“国民待遇”。长期以来,民办高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难以纳入到公办院校从业人员的管理序列,诸如评职称难、拿课题难等。这造成部分民办高校从业人员只求经济收入,缺乏办学公益性的情怀。

2. 治理体系要素:科学的治理结构

经过多年发展,在国家的推动下,我国民办高校逐渐形成了“董事会—校长”决策执行的双边治理结构模式。但是这种治理结构明显缺乏一个监督体系,从国内外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来看,民办高校要形成一个“三级体制”,即权利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者相互制衡的体系,这才是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由于没有形成真正科学的治理结构,单边治理成为我国民办高校最主要的治理模式^[6],从而形成了“家族治校”“资本治校”等个人权威模式下的治理局面,这就难以避免民办高校中办学资本逐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我国民办高校的办学风险增加,办学水平和办学声誉大受影响。

民办高校的科学治理必须协调资本、知识之间的关系。从国内外成功的经验来看,民办高校应建立学校“董事会—管理层—监督层”的三级体制。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看,监督层由教职工代表、学生代表、利益相关人代表组成。但就我国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监督层的构成要素实际上是虚化的,因为与董事会管理层相比,监督层相对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有效监督。从我国政治实际情况来看,引入公共管理的力量强化监督层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目前的做法是在民办高校引入党委制度,由教育主管部门派出

具有公共职务职级的官员来担任民办院校的党委书记,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监督。而政府官员如何处理好与学校董事会、学校校长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既要“置身于学校之内”同时又要“置身于学校之外”,既要活力又要稳定。

3. 利润分配要素: 红利上限

办学资本获得合理的回报既是国家法律予以认可的行为也是资本活动的必然目标。民办高校的办学资本如何获得回报,如何分配利润成为影响民办高校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民办高校利润分配是一个利益博弈的问题,作为出资方当然希望能够分配的利润越多越好,而基于学校长远发展当然是资本公积越多越好,前者处于博弈的有利地位,在资本“扩张性、盲目性、选择性”的影响下,如不加以约束将严重损害学校的稳定和发展。要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利润分配必须设定“红利上限”。所谓红利上限就是规定办学资本无论办学效益多好,只能获取的最大利润比例或者最大利润额。

红利上限的利润分配前提是学校财务的公开透明。民办高校的财务往往是由出资人直接管理,或者委托“自己人”管理,学校财务对于学校管理层和监督层会有选择性的“透明”。学校管理层和监督层对出资办学方有一种敬畏,有为私企打工的心态,缺乏主人翁的意识,对于学校财务的公开透明不敢表达强势要求。各方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种默契成为影响学校财务透明的关键因素,也使得利润分配红利上限无法形成真正的约束。

目前国家法律法规对资本回报没有做出具体详细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就难以形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执行方案。红利的上限是多少?红利的上限在什么情况可以调整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于国家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科学治理结构的“红利上限”才能得到落实。

4. 资产管理要素: 资本锁定

民办高校办学风险既来自外部环境,也来自内部管理,有可预见的也有不可预见的。一旦发生办学风险,如何保持民办高校相关各方的利益就成为是否引发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当发生办学投入不到位而引发办学不良,办学资本出现资金链断裂,入不敷出等情况时,民办高校资产就成为自身抵御风险的最后堡垒。民办高校资产要成为抵御风险的堡垒就必须预先做好资本锁定。

民办高校“资本锁定”的资产管理要素首先是指民办高校的办学资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并要求申请成立民办高校者在申请之初就承诺不会对学校资产作不当处理。例如,禁止关联交易或者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处置资产等行为。以避免民办高校创办人在资本运作过程中,受到资本最大利益化的影响,随意地把校舍、学校用地等进行转卖或者处置。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最终必将影响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民办高校“资本锁定”的资产管理要素其次是指学校资产锁定于教育领域,当学校解散或者被撤销时,资产应当转移给另一民办高等院校,而不能转让给其他领域的投资者或者其他个人。教育由于其特殊性,当学校办学发生风险时,学校资产不能简单地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处置。即便是民办高校发生办学风险难以为继时,也必须把自己的办学资产在教育领域内进行处置,减少办学波动,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按照预期获得国家、社会认可的学历学业证书。

民办高校“资本锁定”的资产管理要素还在于实施办学投入强制性门槛制度。资本要进入办学领域必须要在学校的不动产、教学硬件设施设备、专职教学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方面有门槛性的投入基准线。以生均投入数来衡量是目前较为成熟的一种做法。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管理力度,杜绝有标准不执行或者变通执行的现象。可以采用第三方评估数据和教育主管部门管理所掌握的数据进行比照的方式,当发生偏离时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发生资本没有锁定的风险。

总之,民办高校办学资本的逐利行为是影响民办高校发展的核心因素,要实现民办高校可持续内涵式发展,必须清楚资本逐利的运行轨迹和运行边界,运用政治理论的“放大镜”清晰地描绘出这个“隐藏的手”的运行边界,发挥资本逐利能动性,限制资本逐利负面性。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依法管理、打造特色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方针^[7],使教育发展的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教育发展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适宜教育发展的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实现民办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钊. 防范办学风险: 政府和民办高校的责任[J]. 高等教育研究 2001(28): 49.
- [2]王波, 李小琴. 教育公益性与资本逐利性的冲突与共生——民办高校对社区利益公司制度的借鉴[J]. 高教探索 2004(1): 26.
- [3]杨炜长.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民办高校办学风险的防范[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9): 54.
- [4]卢彩晨. 民办高校退出: 从“自灭式”到“并购式”[J]. 教育发展研究 2008(Z4): 86.
- [5]侯铁军. 江西民办教育的发展态势和战略取向[J]. 教育发展研究 2006(10B): 23.
- [6]李望国. 民办高校治理模式与形成机理——基于发展的视角[J]. 高教探索 2014(5): 154.
- [7]朱虹. 论江西民办教育的改革发展[J]. 教育学术月刊 2014(7): 37.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pital For – profit Boundary in Private Colleges

LIU Jun , QIU Chunxi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for – profit behavior of capital for school management is an outstanding feature that distinguishes private colleges from pub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needs a scientific guide for the for – profit behavio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then it can play its positive role and limit its negative effects. The private capital for – profit boundary is clearly classified into the upper bound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lower bound of social stability by political theory ,which more macroscopically will make a reasonable division of school – running capital for profit ,provide a common principle of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promote various social forces’ organized entrance into educational field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private colleges; capital for school management; for – profit boundary; politics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 张秋虹)